

文化只眼

错别字为何频现

刘照剑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文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字，小则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大则关乎国家文化战略安全。

自文字使用以来，错别字现象一直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能在报纸、杂志、图书、视频字幕等载体上看到错别字，即使在书法作品中，错别字也屡见不鲜。

笔者认为，错误使用文字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常识性错字。常识性错别字大多出现在各种商业牌匾、题字中，甚至出现在作家、学者、书法家群体。例如有人题匾“圣人故里”，“裹”应写为“里”。“裹”为形声字，从衣里声。《说文解字》记：“裹，衣内也。”“里，人居住的地方。”有人却把历史人物故里写成了“将军故里”“书圣故里”，令人啼笑。

二是繁简字不分。繁简混用在日常生活会以及当代书法创作中较为常见。随着字的演变，字形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新的变化。很多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以前的字是繁体，改革后的字就是简体。事实上，繁简字在历史上一直是并存的。简化字将一些俗字异体定为正体，又有一些笔画过多的文字，通过减省偏旁、简换偏旁、草书楷化、同音替代、改换字例、简省轮廓等进一步简化。如果分不清哪些字是繁体简化后的，哪些看似是简化字实际是繁体字的，就难免会繁简混用。

三是使用淘汰字。刻意避开常用字，使用一些生僻字、民间流行或废弃的俗字、讹字和1986年已被国务院废除的二简字等，一度成为一些人猎奇的“创作”手法，具体体现在牌匾、广告以及艺术创作中。

错别字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文字作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早在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就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明确在政府机关、学校教育、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用字。法律规定“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可使用繁体字，但不代表可以随意造字和使用淘汰字。

出现错别字的原因不胜枚举，历史上文字字形的演变、文字改革、各时期官方用字标准的不同、文字的孳乳衍生、后起字的兴盛、古今字的变化、同音字替代、文字简化等各种现象并存。笔者认为，文字学的缺失，是造成当下文字使用混乱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小学教育虽然包括识、读、写汉字，但大部分学生也停留在记住读音和字形的阶段；从高等教育层面来讲，文字学也尚未达到通识课程的普及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阶段进行不同程度的文字学教育。针对中小学生学习通俗易懂的教材，开设文字课；针对高等院校开设文字学通识课程，并纳入学校必修科目，以期达到使用简体字、认识繁体字，不因文字简化而不能读古书，不因文字简化而不识古文，不因不懂而任意使用文字的目的。

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文字学基础教育，正确对待文字使用，固其根本，溯其来源，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研究员)

经典回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掀起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初在延安诞生。全曲由《序曲》及《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八个乐章组成，激励着亿万英雄儿女挺身而出保家卫国。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唱响全国，唱出海外，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自创作问世至今，《黄河大合唱》经过无数次的演奏、衍生、改编，仍旧经久不衰，其磅礴雄伟、深邃壮阔的情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黄河大合唱》有多个版本，1975年由严良堃等人根据冼星海的延安版重新配器而成的“中央乐团版”，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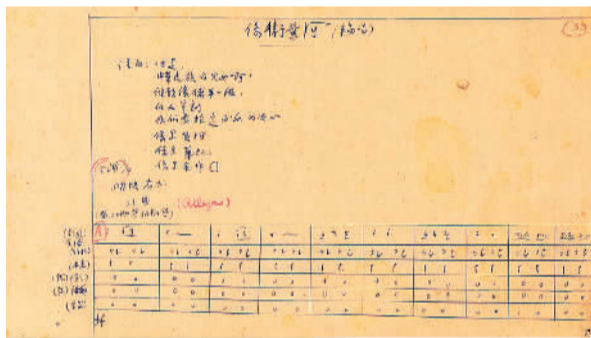
▲ 1939年，冼星海（前）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资料图片

国内许多乐团都在演出《黄河大合唱》，中国交响乐团有自己的理解和再创作的方式。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保持它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在一些细节上做出适当的改变。比如《保卫黄河》第二段前唱完卡农，用小军鼓把气氛打开，我们经过改良，在这一段加进两个小军鼓，迅速点燃气势，让情绪充满整个音乐厅；我们还在作品里加入了一些氛围感，有些时候会要求某一个字不要去唱，而是喊出来，以达到更加贴近真实情感的效果等。中国交响乐团演出的音质相对比较暖，而《黄河大合唱》的演奏需要有“燃炸”的体现，我们通过继承与创新，尽量让作品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充分。

从2019年开始，中国交响乐团将每年音乐季的开幕式音乐会固定为《黄河大合唱》，改变了以往演奏贝多芬或者马勒等西方古典作曲家作品作为开幕的惯例。2020年9月2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团以《黄河大合唱》开启新一年新赛季，同时也拉开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展播的序幕。数据显示，当天演出的网上直播观看人次达上千万，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精神赞歌，在民族危亡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80多年来，它的旋律始终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回荡。无论音乐成就还是提振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来说，它都是不朽的、传世的。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国交响乐团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去传承它的艺术底蕴，让它的精神滋养和鼓舞一代代中华儿女。

(作者为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郑娜、张羽璐采访整理)



▲ 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延安手稿中《保卫黄河》乐章 资料图片



▲ 2020年9月2日，中国交响乐团演出《黄河大合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中华儿女气壮山河的精神赞歌

《黄河大合唱》

尹波



我心中的红色经典

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是十几岁在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时候，学校开了音乐欣赏课，播放的是中央乐团（今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出录像。虽然那时候我年龄还小，但已经能感受到音乐中的那种力量，觉得很好听，旋律很熟悉，因为里面有不少是我们从小唱的歌，但没想到它们会以那样的音乐形式呈现出来。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交响合唱作品，类似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它诞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以黄河为背景，表现了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塑造了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作品包括序曲和八个乐章，由配乐诗朗诵和乐队演奏将各乐章连成一个整体，借鉴了西方康塔塔的体裁，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虽然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但无论从写法、技法、配器等方面看，《黄河大合唱》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和当之无愧的典范之作。就交响乐部分来说，《黄河大合唱》的写法用的是最大的编制，它分了14个大声部，弦乐的5种提琴以及管乐的4种木管、3种铜管等全部都有，写法丰富，情感充沛，有相当完整的音乐性；配器上，《黄河大合唱》也很成熟，织体（音乐的结构形式之一）表达非常科学合理，对后来的大合唱及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6年前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乐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迎来了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的机会。由于这部作品编制庞大，参与的演出人员既有乐团也有合唱团，达200多人，所以单排练我们就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深入到这部作品的内部。比起小时候模糊的认知，这时的我更能读懂旋律中蕴含的属于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与深刻情感，每次排练心情都非常激动。

1998年，我进入中国交响乐团，至今大概演过几十场《黄河大合唱》。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幸和严良堃老师共同演出过三四次《黄河大合唱》，其中一次是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露天演出。那时严良堃老师已是82岁高龄，他一辈子指挥了上千场《黄河大合唱》，每一次都是那么激情澎湃，充满力量，令人敬仰和敬佩。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演出是在兰州。2018年，中国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兰州交响乐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联袂演出《黄河大合唱》。兰州音乐厅位于黄河之滨，当演出进行到最振奋人心的时段时，以黄河为背景的舞台徐徐拉开，巨轮黄河水车、浩浩荡荡的黄河水直接映入观众眼帘，“黄河”与“大合唱”融合于一体，交相辉映，气势磅礴，令全场震撼。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黄河大合唱》一直是乐团的保留曲目，每年都要演出这部作品。严良堃、李德伦、陈佐湟、汤沐海、邵恩、谭利华、李心草等知名指挥家都对其有过精彩演绎。乐团的老前辈也把这部作品需要怎样的音色教给一代代新成员，以保证乐团的表演模式、风格得到传承。

以汉服演绎古典名著人物

李欣桐

吴晨说。“小姑娘很有灵气”“气质很有古典韵味”……很多人在看过吴晨的汉服造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叹。

开始汉服拍摄后，吴晨常常会接到一些汉服商拍和走秀活动。在一次汉服走秀的后台，吴晨听到有人说自己和87版《红楼梦》里扮演薛宝钗的演员长得很像。吴晨便试着模仿87版《红楼梦》中薛宝钗的扮相，没想到照片发布出来后，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和喜爱。吴晨由此萌生了“还原四大名著经典美女造型”的想法。她开始尝试其他人物的造型，用汉服混搭出相似风格的服饰，模仿86版《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国王和玉兔精。“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鬓堆金凤丝”的女儿国国王，美艳动人的玉兔精，惟妙惟肖，令网友直呼“惊艳”。

作为一名“00后”，吴晨从小就喜欢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最喜欢的是《西游记》和《红楼梦》。“我特别喜欢孙悟空，觉得他神通广大。可惜我是个女孩儿，否则我也挺想去试演他的。”吴晨说。

逼真的演绎，一方面来自妆容和服饰的加持，另一方面，也与吴晨自身的学戏经历不无关系。

吴晨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2016年，江苏常州锡剧团在全国选拔第七代传人。16岁的吴晨在音乐老师的推

荐下，从2000多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生活。

学戏讲究根基和天赋。唱念做打，吴晨样样都要学和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学习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戏剧演员的辛苦。老一辈戏剧演员能有现在的成就，其背后的付出不可想象。”正是学习锡剧的经历，让吴晨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古典气质。她把在锡剧中学到的基本功和身段带入汉服演绎，让观众更好地感受汉服文化的传统之美。

“汉服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身边的朋友、家人也慢慢地跟着我一起了解汉服，爱上汉服。”吴晨说，从接触汉服到现在，已经有3年时间，如今汉服已经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服是一个媒介，其内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吴晨认为，借助汉服演绎古典名著中的人物，运用短视频平台新兴传播方式，不仅可以直观地向大众展示中国传统服饰的外在美，还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进而让他们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

汉服也好，锡剧也好，在吴晨看来，都是值得被传承的传统文化。今年6月，吴晨从江苏省戏剧学院毕业，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她说，传承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人加入，“中华传统之美，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新国潮



吴晨演绎薛宝钗 受访者供图

“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视频中，一位女子身着汉服“还原”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一颦一笑，让人梦回红楼。

这位被很多网友称为“宝钗姐姐”的女子名叫吴晨。2018年4月，她因一段地铁视频走红网络，随后把网名改为“四月”，并开始汉服拍摄，以汉服演绎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受到观众喜爱。如今，她在抖音上已拥有230多万粉丝。“用网络平台传播汉服文化，向年轻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坚持的动力。”